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淚珠緣
第九十一回 好朋友替作不平鳴 小兄弟縱談因果事

卻說秦府分家的事，並不邀請親友居間，所以外面的人，並不知道。偏偏是華夢庵消息靈通，早已打聽得仔仔細細，這日，便到蘧仙家裡來。卻好，何祝春正在花廳上替蘧仙寫榻子上的圍屏，看見夢庵進來，只把眼睛向他望了一望，卻仍顧著自己寫字，不去理他。蘧仙手是曳著屏條，也只向夢庵笑，點點頭說：「今兒難得，什麼風把你吹到這裡來了？」夢庵笑道：「我料得阿春在這裡寫字，寫完了，總有酒吃，所以，我特地帶點兒下酒菜來，孝敬你兩個。」祝春聽說有下酒菜，便停了筆，向四下一瞧，並無一個紙包，也沒一個攢盒，料想是夢庵哄著他的，便冷笑一笑道：「簡直說想吃人家的酒罷了，嚼什麼呢？」夢庵也便笑不說，直等他把十六條圍屏一氣寫完了，方才把祝春扯到炕上去坐下道：「我問你，你可知道秦府裡近來的事嗎？」祝春見他說得鄭重，因道：「我和寶珠許久不見了，他府裡出了什麼事？」夢庵把炕桌一拍道：「便是我從前說的話，此刻都應了呢。蘧仙，你和寶珠是至親，難道他們分家的事，你也不知道嗎？」蘧仙笑道：「我當是什麼呢！他們分了家，我倒替寶珠僥倖著，值得這麼大驚小怪。」祝春道：「我卻不曾知道，蘧仙也不和我講起，究竟為了什麼便分了家？」蘧仙歎口氣道：「說來話長得很，不過這裡面的實情，不但外人不知道，據浣花說，他們一家子也都不很明白呢。只知道這分家的意思，卻是文老的遺囑。」

祝春道：「這也是樹大分枝，算不得什麼希罕。不過你說倒替寶珠僥倖，這句話裡面可有文章呢。」蘧仙點點頭道：「如果不趁早分了，將來說不定和我一樣，不但一些兒分不到手，還要派上一份兒還不了的債呢！」夢庵拍手道：「蘧仙到底是個聰明人，到今兒你才信我的話，不是替杞人憂天了嗎。祝春是個糊涂蛋，不和他仔細說，他也一輩子不明白呢！」因向祝春道：「當初你在萬豐裡的時候，你竟看不出文老掉的槍花？你這個人真是該死。此刻葛雲伯叫穿了，說是秦文累年存放下去的『公眾進款』都用自己的化名存著，等到死後，石漱芳都提出去了，倒反教公帳上虧空萬豐一大筆帳，拿股本去抵衝了呢。」祝春道：「哪裡話，這可不是柳夫人上了當嗎？」蘧仙笑道：「你們以為柳夫人是個糊涂人麼？哪裡知道他是裝糊涂，心裡卻很明白著，所以才趁這個當兒分了家。」夢庵道：「我聽說分的很不公平，倒是秦珍占著便宜。」蘧仙道：「你可只知其一，不知其二。論理，他們上一輩子，本是三弟兄，此刻分派起來，應作五股，一股提作祭祀，三房合分一股，長孫應得一股。寶珠的孩子，雖然算不得長孫，若是秦珍竟養不出個男孩子下來，那便依著『長房無子，次房長子』的規矩排來，可也不便宜了寶珠？所以袁夫人不肯提出長孫的一股。柳夫人的意思，卻恐秦珍養了兒子，寶珠依然沒份，倒不如依了袁夫人作四股分了，寶珠也占著些現成的便宜。所以浣花說柳夫人是明裡裝著糊涂，暗裡卻弄著乖巧呢！」夢庵道：「依我看來，寶珠這邊到底吃了大虧。聽說萬源金號算了文老的私產，在公帳上分給他的進款，每年不過二萬。難道偌大一個秦府，每年只得八萬出息不成？前年年底，石時去當幫帳房時，我曾問起過他。據他說，單是各莊租米，也要收到兩萬擔光景呢！」祝春因道：「不錯，當時聽他說過。凡是經過他手的田房契串，他都摘記下來，說有一本冊子記著的。」夢庵跳起來道：「最該死的便是石時？他在咱們面前裝做一個假仁假義的腔調，好像和寶珠很是要好，誰知他心去卻是為著自己。他記著的冊子，可給你看過？」祝春道：「沒有。」夢庵道：「可原來呢？前兒我去問他，他倒推得乾乾淨淨，說『秦府的家務帳誰也調查不清。當初幫著帳房，不過兩三個月的工夫便出來了；娶親之後，不曾再到秦府帳房裡去，所以後來的事，一概都不知道。便是當初記的冊子，也只得三十處田莊，內中還有許多是花占春名下的呢！』你想這話可聽得嗎？所以我猜著他定是和他姊姊串通一氣的了。進一步說，恐怕連他夫人陸瑣琴也是見利忘義，合伙兒弄著鬼，所以陸蓮史先生近來的口氣，很說他夫婦倆個是沒良心的。」祝春道：「不錯。我倒想起一件事來了。寶珠的幾位夫人聽說所有財產都在文老手裡，這話可真嗎？」夢庵道：「怎麼不真，我早說過了，文老這樣一個古板人肯給寶珠討四房媳婦，便是為了那花家、葉家、顧家的財產。」蘧仙笑道：「你這話今兒才應了。我當初也曾現身說法，把這種家庭中飽的榜樣，和寶珠說過，寶珠卻是聽不入耳。不過到得今兒看起來，柳夫人的角色，倒比文老更高上一層呢！他願意在此刻分家，便是為了這件事，不呵，怎麼好向袁夫人收回這些田單契據？」夢庵道：「如今可收回了沒有？」蘧仙道：「此刻自然都收回了，便是萬豐的存款，也都抽了回來，所以我替寶珠僥倖。若不是石漱芳逼著分家，葛雲伯貪做號東，一日一日的搭將下去；等到柳夫人百年之後，說不定寶珠這班人都要站到白地上去呢。所以浣花說柳夫人是面上裝著糊涂，心裡卻是弄著乖巧，這話實在不錯。但是其中也有天數，若不是石漱芳急功圖利，那秦文的遺囑此刻也還悶著，不致於拿出來給柳夫人看。那柳夫人便有這門心思，一時也說不出口。若不是葛雲伯覬覦萬豐，那柳夫人的股子，此刻也拆不出，一班人的存款便想抽時也不免有些顧慮。一時也下不得手。偏偏湊巧，兩件事一齊發作，人家都替秦府上捏一把汗，誰知柳夫人倒反寫寫意意的若無其事順勢兒行了過去。你想他這種從容不迫的手段，誰還及得過他。我當初也替寶珠擔著心事，以為寶珠是個寫意慣了的人，什麼事都不問，一分了家，『苦』字兒便上了頭，直到此刻，方知寶珠是個天生成的福人，上頭有著一位賢明聖善的慈母，下面有著幾位聰明智慧的夫人，說玩笑便玩笑，說正經便正經，不比那些荒唐無度、知樂不知苦的一班膏粱子弟。莫說別個，便是他的幾位姬妾，也還能夠主持中饋。你想這種豔福，除了寶珠還有誰享過來呢？此刻東南兩府相形之下，倒反分了苦樂兩途。聽說秦瓊自分家以來，急忙忙把他老子的棺木抬了出去，也不及替他安葬，逕自跑到京城裡去想法子，要想弄個鹽運使出來。石時靠著他姊姊的照應，也伸著勁兒想謀差使。石漱芳和金有聲兩個卻在那裡忙著置田產，開錢莊，忙得什麼似的，可不苦惱？寶珠卻仍安閒自在，在園子裡和他幾位夫人吟詩拘曲，飲酒賞花。柳夫人也是看破一切，不希罕什麼祖宗遺產，任著東府裡中飽去，也不和他們計較，落得背著好名聲兒，教合府裡上下人等，感歎他老人家的寬宏大量，誰也不肯欺侮他娘兒兩個。所以南府的景象，依然如昔，倒覺得比從前更寫意了些。前兒浣花去時，回來說東府裡的幾個姊妹，倒是個個有了意見，說石漱芳只顧自己，不顧姊妹。第一個便是美雲，說他謀吞了葉魁的家產，打算和沈左襄商量，向他算一算總帳呢。麗雲一班人向來是吃用慣的，如今石漱芳當了家，一個錢看得車輪般大，也不提起一注半注陪嫁產兒，所以都很不舒服。一家子弄得怨聲載道，連丫頭婆子也沒一個不咒咀他。南府裡卻是照常辦事，各房裡人沒一個不說婉香賢慧，贊他能乾，丫頭婆子也都歡天喜地的幫著主子。柳夫人更是寫意，說有二萬一年的進帳，只要子孫守得住，不花費了，也就不至於鬧什麼饑荒，所以盡數派給各房，各顧各用，倒反綽有餘裕，難怪寶珠說『一個人最怕的是錢多了。一個人多了錢，定要想法子去尋苦惱，反害得他沒一日不在煩惱中過日子。最好是差不多，剛剛夠得用場。』如今，他的處境便是不多不少，有二百兩一月，盡足他一個寫意的了，我因此替他僥倖，你們想可不是？」

正說著，文兒進來，說酒已擺在亭裡了。夢庵笑道：「管什麼人家的閒事，咱們還是飲自己的酒去。」說著，便從炕上跳下地來，扯著祝春、蘧仙便走。正是：

有酒不如今日醉，無錢免使後人忙。